

# 我的指导员

■徐贵祥

## ★ 感念 升华,情感的诗与远方

终于有一天,我似乎明白了,那时候连队之所以把我这个新兵划进战斗骨干的行列,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那份“请战书”。当兵之前,我梦想成为诗人,背诵过王昌龄、岳飞、辛弃疾的作品,因此在誓师动员大会之后,我向连队党支部呈交了一份滚烫的请战书,诸如“马革裹尸在所不辞”“不破楼兰誓不还”之类的语句堆砌了不少。这份请战书不仅让我当上了战斗骨干,其实也是我最初的军事文学创作。

记得是部队抵达边境之后,在一个树林里,连队召开秘密会议,居然也让我参加了。指导员赵蜀川就战斗骨干的任务讲了一番话,那个会议对我而言,就像一针兴奋剂,让我很长时间都处在亢奋之中。

当时我们用的是小口径加农炮。第一次战斗,是抵近射击,直接配合步兵攻打对方的长形高地。

那天早晨,大雾弥漫,能见度很低,步兵在山上阵地射击,交替掩护冲击,不时有阵亡者和伤员从山坡上滚下来,令人触目惊心。我记忆最深的一幅画面,是连长李成忠在一个炮位边上举着望远镜观察目标,指导员赵蜀川前腿弓后腿蹬,实施射击。连长透过浓雾捕捉对面火光闪烁处,操着四川话说:这儿,那儿,向左5指幅,向上3密位……指导员也不搭腔,吭吭哧哧地一发一发打,还不时喊一声:好!打中了——装填!

战斗白热化的当口,我被临时指定给副营长杨世康当传令兵。当时的情形确实很危险,连队十几个人负责,但我没有退缩,一直在各营、排之间穿梭,传达副营长的命令,督促各炮占领阵地。指导员打得汗流浹背,脱掉军装扔到一边,只穿着白衬衫。坐在山坡上的副营长火冒三丈,怕他暴露目标,让我去吼指导员穿上军装。我跑到炮位边上大喊:指导员,副营长让你把军装穿上。指导员打了一炮,这才直起腰来,穿上军装,顺手把手枪扔给我,笑眯眯地说,小徐好样的,手枪你给我背着。

那次战斗,在《步兵××师师史》上,记载为“炮兵团九连班占西侧长形高地进攻战斗”。当天下午,上级又指挥连队把一门炮推到一个名叫瞿山的高地,对敌人山洞火力点实施抵近射击。在山上待命的时候,同班老兵冯畔临译出一份电报后高兴地说:徐贵祥这小子立功了,三等功。据说,我是本团新兵当中第一个立功的。

随着这份电报到来的,还有一道命令,让连队派出两个电台兵——老兵李茂金带上我,跟副师长李成业到师指挥

所。吉普车在道路上冒着弹雨飞奔,副师长坐在前排指挥驾驶员左冲右突,我的脊梁上背着709型小功率电台,肩上斜挎着手枪,心里装着三等功,豪情万丈——可以说,那是我一生中不怕死的时刻。

吉普车一路跳跃,到了师指挥所。李老兵和我在指定的位置开机调频,传输命令。抬头望去,能看见城墙上还有师首长的身影,不远处仍是枪声炮声厮杀声,不时能听到头顶传来兴奋的喊声,某某部队穿插成功了,某某团上去了!

这以后,我们一路前行,大大小小又参加过几次战斗,直到一个月后战争结束,回到广西扶绥县休整,我们加农炮营驻扎在山圩农场。

有一天,来了一个作家,指导员派人把我叫去接受采访。3个月后,我们收到了一本《解放军文艺》,其中有篇特写《铁鞋踏破千重山》,记述了某部九连给养员龙怀富、炊事班副班长汪柏坤和新战士徐贵祥火线送饭的故事。最后的一段话这样写道:火炮怒吼,映红了夜幕,就在这震耳欲聋的炮声中,我们亲爱的新战士,来自淮北(此处有误,我的家乡在皖西)的小徐兄弟,进入香甜的梦乡,脸上洋溢着稚气的笑容。《列宁在1918》里的那个英勇的瓦西里,在押送粮食回到彼得格勒之后,睡梦不也是这么香甜吗?

作者署名刘天增,当时是空军某部一个大队的副政委。刘作家的文章让我浮想联翩。那天下午拿到杂志,走在师部所在地东门到山圩农场之间的红土地上,我一遍一遍地回味,突然产生了一个想法,我也要当作家,我在中学时期就开始写诗了啊——我的文学梦就是这样被唤醒了。

事实上,那个时期我已经开始写通讯报道了,因为我们连队是“英雄炮连”,涌现了一位战斗英雄和连长,指导员等二等功臣,上面不断有记者和作家来采访。指导员认定我是一个“笔杆子”,鼓励我写报道,写我们的英雄连。广西休整期间,我在几家小报上发表过几篇“豆腐块”。归建之后,营教导员曾忠富又向团政治处主任徐尚礼推荐我,这以后,大半年我都在外面“出差”,住在师、团招待所,就干一件事情——写报告文学《炮兵英雄王聚华》。半年后,我们集中在军部招待所,7个战士业余创作员当中,其他人都是班长级别的老兵,唯有我是入伍几个月的新兵。说实话,那时候我并不把自己当作新兵,常常夸夸其谈,因为我的心里装着拜伦、雪莱和莎士比亚。

夏末秋初的一天,军政治部文化处处长雷河清通知我们说,你们的作品出版了,明天早晨到文化处领书之后,大家就可以回部队了。

第二天一大早,我第一个跑到文化处办公室,帮助胖胖的王干事把那个箱子打开,屏住呼吸翻开书一看,其他6个

同志的作品都有,唯独没有我的。可以想象,一个做梦都在渴望成功、成名的人,一个在任何场合都雄赳气昂昂的人,终于在无情的事实面前败下阵来。那一瞬间,我的天空变得漆黑一团。

第二天,我带着那本新书回到了连队,硬着头皮去见指导员。我说:指导员,对不起,连队给我差旅费,还补贴伙食费,让我到洛阳、到武汉、到新乡去改稿子。半年了,别人的作品都出来了,我的作品没写好,没出来,对不起连队。指导员瞪着我说,怎么会呢?稿子我看了,没什么问题啊。你把这本书留下。

第二天出操结束后,指导员向我招手说,小徐过来,那本书我看了,有些作品确实比咱们写得好,有些作品写得不如咱们,不用咱们的稿子不是咱们的问题,是他们的。

我说,谢谢指导员安慰我。指导员说,不管怎么说,你也是报道骨干,军区的报纸上发过文章嘛……你把写作放放,我跟连长商量了,派你到团教导队学习。先治窝,后治坡,我们九连需要笔杆子。

指导员的这句话我当时不是太懂,懵懵懂懂去了团教导队,学习炮兵阵地基础知识。当了班长不久,经过各级推荐和专业、文化统考,我于参军的第二年春天考上了原武汉军区炮兵教导大队。那个时期,我的力量和潜能得到了极大的发挥,学炮兵射击指挥、计算诸元、修正弹道、步炮协同……特别是学习军事地形学和战术标图,如鱼得水。一比十万的地图举在眼前,我能看到具象的山川、河流、道路、桥梁和森林。而在夜里,闭上眼睛,我能看见这些景物上空的月光和星斗。这段时间学习的军事常识和由此发酵的诗情,为我以后的小说创作营造了一层梦幻般的底色。那个时期,即便在超负荷的训练中累得精疲力竭,空余时间,我还是坚持读书,新中国成立后的红色经典小说,几乎每一部我都读过……我坚信不疑,我早晚会成为一名作家。

大约是这年春节前夕,一个电话越过万水千山,打到我们中队队的队部。指导员在电话里说,我说对了,是他们的问题,不是我们的问题。听指导员讲了来龙去脉,我这才知道,当初原武汉军区编辑的那本报告文学,里面只收录了中央军委授予称号的一级战斗英雄事迹。我们九连的王聚华是原广州军区授予称号的二级战斗英雄,所以我写的报告文学没有收进那个集子。当时也没有明说还要不要出版续集,如今终于有了续集《烽火新一代》,我的那篇《炮兵英雄王聚华》赫然名列其中。得知原委,我无限感慨。要不是赵蜀川指导员和连队战友一如既往的鼓励和支持,我恐怕早就破罐子破摔了,哪里还会有一个作家徐贵祥呢?

1982年夏天,我从教导大队毕业回

到连队当排长,尽管工作很忙,已经担任营教导员的赵蜀川还是鼓励我写小说。他跟其他首长说,我们部队不缺武把子,如果能够培养出一个作家,英雄连队更是锦上添花。

不久,我就被调到师政治部当干事,离文字工作更进了一步,并且有了一间宿舍。我很珍惜机关干部的条件,锲而不舍,坚持写小说。第一篇短篇小说《相识在早晨》发表在《飞天》1983年第7期,我拿着这本刊物回团向指导员报喜。指导员哈哈大笑说:我说对了,我就知道你行。

1984年,我所在的集团军组建侦察大队赴边境轮战,需要一名政工干部,我二话不说就把名报上了。那时候我已经决定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了,我认为,一个作家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,要有深刻的生活体验,最后能参与甚至制造一些传奇,在传奇的遭遇中体验生死、体验爱恨情仇、体验生离死别。

一年多的时间,战斗之余,我写了十多篇小说,到处投稿。刚开始,邮递员冯大爹来了之后,下属连队的通信员赖四毛很快就举着牛皮信封袋子到指挥组大喊:徐干事,你的作品发表了。指挥组里的参谋干事就起哄:有稿费,请客。我打开一看,都是退稿,觉得很没面子。我就私下跟赖四毛讲,下回再来信,你不要举着喊,你偷偷地跟我讲。

赖四毛说,记住了。以后,再有我的来信,他就悄悄地塞给我,再也不张扬了。

一年以后,我们完成了轮战任务,回到河南驻地,我被调到侦察连担任指导员。有一天,我带着几个排长检查内务,到了连部,看见赖四毛的床下堆了一堆东西。我问这是什么东西,赖四毛神秘地拐了拐我说:别问了,一会儿再讲。等几个排长走了,我回到连部,赖四毛压低声音说:都是你的退稿。

我吃了一惊,我哪有这么多退稿啊?我让赖四毛把那堆东西打开,一看,是20本《小说林》杂志,头题是我的作品《征服》。我马上打电话把这个信息报告给指导员,指导员说,我说对了,我就知道你行。

后来,我考上了原解放军艺术学院,打电话跟指导员报告,指导员又说,我说对了……再以后,我毕业后留在北京,先后担任解放军出版社总编室主任和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任,期间获得茅盾文学奖。每一次进步,我都要给指导员打电话,指导员总是那句话,我说对了,我就知道你行。有时候我想,指导员是怎么知道我行的呢?也许,最初这就是一句安慰鼓励的话,但是说多了,指导员对这句话越来越自信了,我对这句话也越来越自信了,到了最后,我虽然没有大的作为,也……还算行吧。



祖国的召唤 (中国画,庆祝建军95周年全国美展暨第15届全国军展入选作品)  
李西伟作

## 长征

第5576期



我至今还记得班长退伍前曾说的话,高原的风很粗狂,玫瑰也从未在这片土地上生长,但如果你喜欢浪漫,这里并非寸草不生。那时的我虽然听不懂这句话的含义,却默默记在了心里,并一直寻找着那份浪漫。

今年七夕节前,妻子从甘肃老家来我的驻地西藏阿里探亲。尽管妻子已经不是第一次来阿里了,但她还是显得格外兴奋。在回营的路上,她一边吸着便携式氧气,一边兴奋地与其他军嫂聊天。我拿起相机定格下高原相聚的这份别样浪漫,心中不由得想起我的新兵班长,想起他对我说的话。

2015年秋天,我入伍来到边防,成为了南疆军区某工兵团的普通一兵。当我第一次走进单位,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机关楼顶上“争做钢铁工兵一等功传人”这11个大字。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这几个字意味着什么,也不知道它背后的故事,我只是默默低头看了一眼自己胸前的大红花,金色的“光荣”二字格外耀眼。

我的新兵班长个子不高,皮肤黝黑,眼睛很亮,训起我们来毫不客气。当然他最显著的特点是,一说话就露出两颗缺失的牙齿,为此我们几个新兵常常在私下笑话他。有一天,一个新兵在面对面手榴弹实投时产生畏惧心理,不管班长如何开导他,还是无法克服。见此情景,我们心想回去肯定少不了挨班长训。

那天晚点名时,班长并没有提白天手榴弹实投的事,而是在点名后让我们几个新兵拿出小板凳围坐在一起,和我们聊起了天。

“给你们看看个东西。”班长从内务柜里拿出一个有些微微泛黄的木质小盒子。

就在我们几个新兵一脸好奇时,班长打开了木质小盒子,里面竟然装着两颗牙齿。

“这是我的牙。”班长边说边笑,我们也不知道有什么好笑的,看着班长笑也就跟着笑。

“我知道你们私下没少笑话我少了两颗牙,可你们不知道我为什么少了两颗牙。”说完,班长合上盒子,摘下戴在头上的帽子,一边说一边下意识地捏起了帽子的边沿。

那晚,班长说了很多。原来,单位自建以来常年担负高原国防施工和长途机动保障任务。那年接到施工任务命令后,组建不到一年的全团官兵奔赴昆仑山,在高原缺氧的生命禁区一待就是8年,班长的牙就是因为恶劣的高原环境脱落的。

紧张的工期使他们每天围着施工机器连轴转。“那时候,我多么渴望自己能够冲锋在训练场上。”班长说。虽然当时他们没有条件训练,但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,自己在这里施工就是为了以后驻守在这里的战士们能够安心训练。8年的施工任务中,他们累计排除重特大险情40多次,战胜塌方200余次,不少人患上了不同程度的高原疾病……

说到这里,班长拿起手中的帽子飞快地抹了一下眼睛,对我们说,由于工期紧张,他一再再再而三地推迟休假,好不容易收到家里寄来的一个包裹,里面竟然是他女朋友的分手信……

# 高原浪漫

■李江

那一刻,班长沉默了。我们静静地看着月光透过窗户抚摸着班长的脸庞,他的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光。

那一年,班长退伍了,我们也来到高原。

第一次来到班长战斗过的地方,我发现,这片曾经因为环境恶劣而让班长失去两颗牙齿的地方,已然建起了现代化的演训场,战士们正驾驶着新型装备冲锋。

返回营区的路上,妻子和同行的军嫂周玲聊起天来。周玲的家在江苏盐城,和爱人李春山结婚后,她几乎每年都会到施工点看望丈夫。前些年,她来探亲需要辗转好几天才能到达拉萨,赶上航班紧张时,不得不再坐20多个小时的车才能到施工点。有一年,昆仑山突降大雪,她被困在汽车站好几天,等赶到施工点时,已经被一路的舟车劳顿和高原反应折磨得不成样子。说到这里,周玲鼻子一酸,红了眼眶。

见此情景,妻子赶忙递上纸巾。周玲擦了一下眼泪又笑着说:“如今拥军优属政策出台落实了,我从江苏盐城到西藏阿里近5000公里的路程可以全程乘坐飞机,不到2天就能到达驻地 and 丈夫团聚了。”

“现在咱们上高原探亲还能享受到微压氧疗呢!”妻子也跟着说,以前她只是在电视上看到军嫂上边防探亲是何其艰辛,自己亲身经历后才知,边防的条件今非昔比了。

一路上,军嫂们你一言我一语地聊着,笑着,接机的战友们都静静地听着、看着,满眼都是抑制不住的自豪。那一刻,我终于明白了班长的那句话,高原真的已经不是荒原了,鲜花也一直在这里绽放。

“快看……”大巴车穿过训练场时,周玲被车窗外正在进行战备拉动的景象所震撼,忍不住喊了起来。驾驶员见状将车停在训练场外,军嫂们跑下大巴车。周玲站在蓝天下,看着丈夫李春山曾经施工的地方,战车呼啸而过,扬起漫天的尘土,向着高山冲锋……

## ★ 风雅颂 情至心处诗最美

### 尖刀

■童言

要飘逸翻飞的红缨  
不要溢彩流光的珠佩  
要青光利刃的凛然  
不要锈迹斑斑的腐朽  
要战鼓擂擂、角声满天的塞上  
不要玉枕兰亭、舞榭声水的宴会  
要粗糙的老茧  
不要葱白的柔荑

要捍卫山河无恙  
要淬炼成御敌制胜的器  
要赢得一场酣畅的厮杀  
兽骨、岩石、青铜  
骨子里是不屈和坚韧  
天生我材,向战而生

### 戍边

■李禹

巍巍昆仑山,千里边关月。  
长风绕战旗,雪峰耀城阙。  
青春誓言在,大爱多清澈。  
谁言戍边冷,英雄伴热血。

## ★ 军营纪事

绿色营盘,铁血荣光

■赵楠

# 忠诚的种子

哪里扎根、发芽、生长。”

高亮看了看被海风吹得一脸沧桑的班长,默默地给小树苗浇了一桶水,然后问:“班长,你这么多年在这里受罪,值吗?”老班长认真地回过头看着他:“值!这些年,和兄弟们一起住过帐篷、睡过羊圈、喝过苦水,吃过干菜,虽然吃了很多苦,遭了很多罪,但每每听到试验任务保障成功,就感到这些苦都值得!”

小树苗在海风中微微晃动,班长真诚的话和坚定的眼神让高亮的心理一热,脸却悄悄地红了。

一年又一年,小树抽枝散叶长成了大树,高亮也从一名士官学员成长为技术专家。作为微波战位长和技师,他观天测海,一次次圆满完成了各型战略战术导弹试验演练保障任务,先后荣立二等功一次、三等功一次。

黄昏时分,落日余晖映照海面,我们伫立山顶,极目眺望,山海相连,烟雨缥缈,神秘幽远。最为神奇的是黄海渤海分界线处,黄海水色深蓝,渤海水色略黄,美不胜收。高亮指着泾渭分明的海面,眼睛亮晶晶地说:“看,美吧!”

我们坐在暮色中,聊起天来。沐浴着海风,这位老兵给我讲了很多故事。

他讲微波操作手李善彪,在执行任务期间孩子突发疾病,住进重症监护室,由于暂时无人替代,他直到完成任务才

赶去看望。

大口径战位长陈小平,家属专门从四川不远千里来队看望,但由于任务繁忙,直到离队也没能团聚几天,成了他心底的遗憾。

雷达战位长胡景浩,老父亲身患肝癌,正好赶在他任务期间做手术。作为独生子的他,安排妻子去照顾,自己对组织上什么都没有说,一直坚持在岗位上……

这个老兵的心中装着很多感人的故事,他却唯唯不说自己。

我脱口而出:“驻守老铁山快20年了,你觉得值吗?”高亮毫不犹豫地回答:“值!老铁山有情深意重的战友,有温暖如家的连队,更重要的是因为我们的坚守,这片海天才如此安宁美丽。”

此时,天边升起明月,海天间一片澄明,不远处的松林在海风吹拂下发出如潮的海声……



往期回顾  
扫一扫,听「长征副刊」